

逸齋詩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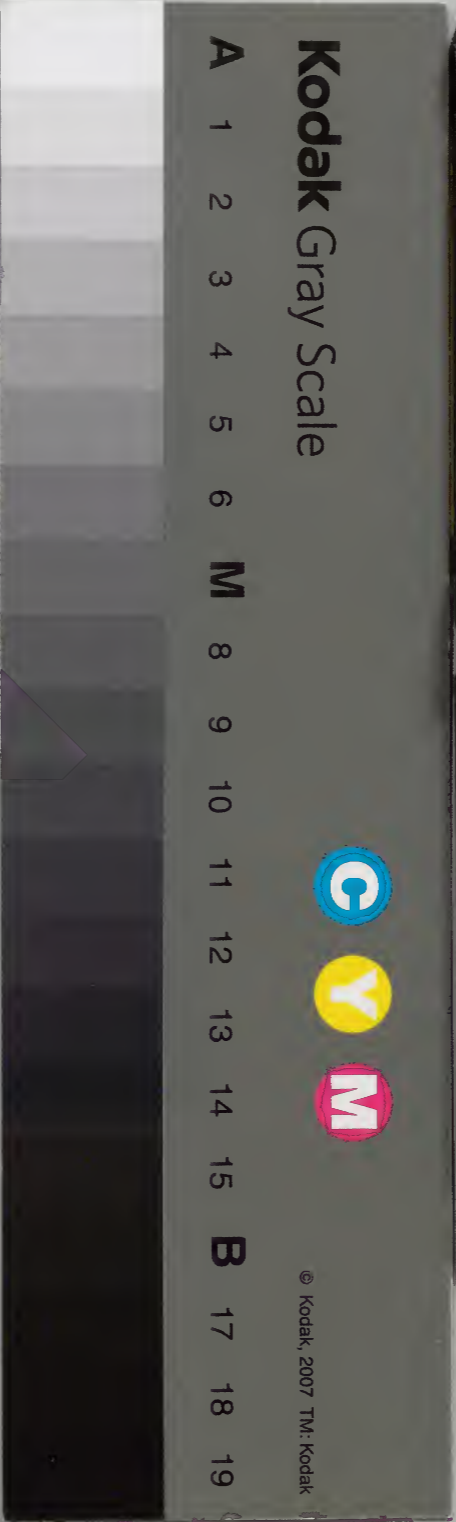
三十七終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五八五	冊架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一三五	二八五	冊架
漢書	類	號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85 (208)	
函號		309	108

共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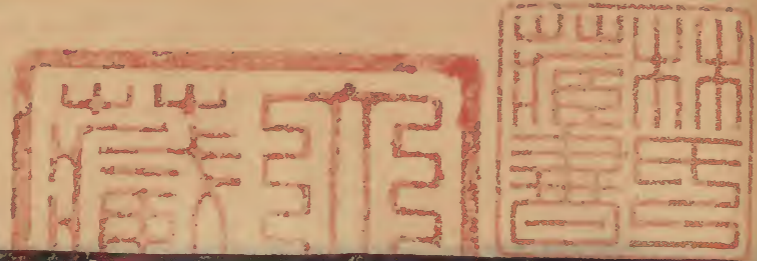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第二十七

魯頌

淺草文庫

逸齋

魯頌之異於商周蓋不可專以功德優劣而論商
 周為天下之頌魯為一國之頌學者當知東周之
 文不能如古乃世變使然況魯頌作於史克以史
 克之才而視周公相去幾何豈可以槩論哉閔官
 明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韓氏章句乃曰奚斯
 作魯頌以詩之本文為據則毛氏為正韓氏為妄
 斷可識矣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
 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公子奚斯常晞正
 考甫蓋三子皆不見毛氏詩故也



駟古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魯頌見錄於聖人有二焉於駟之序備見之春秋之君皆罔知恤民凡所舉措多傷財害民之事僖公獨知以儉足用以寬愛民夫儉與寬雖他無所經見然舉牧于坰野一事言之則知其有志於民而儉與寬亦可想而知且務農重穀與牧于坰野若判然二事而實一事也何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邑民居也郊與野則民田也林與坰則皆為田之外而坰為尤遠也夫馬亦

國之重事問國君之富則以馬為對故衛文公駮牝三千詩人美之今僖公獨遠牧於坰蓋以農事為尤重故不憚於遠牧況牧馬於坰馬既得所而邑之外曰郊曰野民田皆無所妨所謂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為此故也以農為務則國必多蓄所以足用也遠牧于坰則農無廢業所以愛民也牧馬一事而足用愛民皆在於是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一也魯自成王賜以天子禮樂俾之祀周公耳羣公之廟固不當用也故孔子入太廟則每事問以見其微意又嘗以郊禘為非禮而魯之諸公安然用之不知其非也今魯人欲為一頌詩必俟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後為之舉此心以往則凡天子之禮樂魯之所不得用者魯人當知之矣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二也他國縱有頌詩必無此二者宜聖人所不取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戶有皇有驪力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

之野薄言駟者有騶佳有駟符有騏其以車

伍敷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

者有驪徒有駱有駟有維以車繹繹亦思無斃思馬

斯作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因有駟有

驪箠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說者以駟駟為良馬腹幹肥張此馬之得其所者也遠在坰野而馬得其所則僖公之處此蓋有道矣詩人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駟者謂馬之善不止是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一章謂有驪白之駟黃白之皇純黑之驪黃騂之黃以此馬而就車則彭彭然而張盛蓋由僖公思慮之廣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善也二章謂有蒼白雜之騶黃白雜之駟赤黃之騂青黑之騏以此馬而就車則伍伍而有力由僖公思慮之長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才也三章言有青驪隱鄰之驪有

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之駟有黑身白鬣之
 雜以此馬而就車則繹繹而相屬蓋由僖公思慮
 之無厭數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作而奮起也四
 章謂有陰白雜之駟形白雜之駟豪在骭之驪二
 目白之魚以此馬而就車則祛祛而彊健蓋由僖
 公思慮之無邪僻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利於攸
 往也人徒見牧馬於遠地以為務農重穀耳而不
 知僖公思慮甚精所以處此者誠得其道馬之臧
 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
 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
 此也衛文公秉心塞實淵深無他嗜好故其富國
 之速至於駟牝三千亦塞淵之效也孔子嘗以思
 無邪一語斷三百篇之義蓋取斷章而言非特此
 詩之謂也是詩四章皆賦其事而頌之

有駟

備筆下同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僖公君臣有道雖不可考然由上篇言之則魯之
 君臣皆可窺其一班也夫以魯僖公之為君而能
 牧于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道之一也季孫行父
 之為臣一頌詩必請命而不敢妄作此盡臣道之
 一也各舉其一可以知其君臣矣

有駟有駟彼乘

繩證下同

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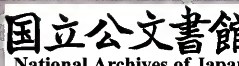
鳴玄

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駟有駟

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
 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駒呼夙夜在公
 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
 樂兮

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以有駉喻人臣之才以振
 鷺喻人臣之儀不及其君何也曰為君之道在用
 人而已在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駉有儀如振鷺
 亦足為有道之臣君能用人而有駉之臣得以盡
 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與燕樂豈不足為君
 之有道乎駉言其馬之壯也黃也牡也駒也皆言
 其馬之良也四馬曰乘言馬之在御也馬雖良而

君不御猶臣有才而君不用何所施其力也始言
 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
 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與飲酒而燕樂耳
 鷺于下止其所也鷺于飛得其所也人臣在燕有
 威儀如此而君又樂之以盛樂專言鼓咽咽舉其
 樂之盛而言之也君臣燕樂始言舞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三
 章皆言于胥樂兮胥皆也謂君臣皆得其樂也然
 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
 臣稱願自今以始歲歲有年君子之穀祿足以詒
 其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魯頌善頌善



禱之辭多類此是詩三章皆比而頌之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天子之學曰辟廱謂其水圜之也諸侯之學曰泮
宮謂其水半之也說文以為諸侯鄉射之宮豈諸
侯行鄉射於學歟許氏之說亦必有據矣說者謂
泮宮闕宮魯僖因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此
詩有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
辭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蒨蒨聲噦噦呼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

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
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此三章論學校之美也文王作辟廱詩曰於樂辟
廱魯侯脩泮宮詩曰思樂泮水學雖有大小而人
情之所樂一也芹水菜也藻水草也芣鳧葵也江
南謂之蓴三物皆泮水之所有因以興泮宮所養
之才也與豐水有芑同義言薄采以見人才之多
薄采而用之猶如此其美也三章皆言魯侯戾止
蓋既脩之必親往視學此人情所以思而樂也菁
菁者莪言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亦以美成王能視

學故天下喜樂之也魯人之所樂者何始觀其旂
 物茂茂而有容聽其鸞聲噦噦而有節則無小無
 大皆欲從公而往既已樂矣已而見僖公之馬則
 蹻蹻而驕聞僖公之音則昭昭而明及其親炙僖
 公之顏色笑語則未嘗有所怒惟教誨而已於是
 又以為可樂也卒而僖公在泮飲酒則或於此行
 鄉射之禮以序賓故魯人又樂之祝其既飲此旨
 酒神必錫之難老使之順從此長道以屈羣醜也
 羣醜指淮夷也是時淮夷為患故魯人既樂僖公
 之視學而望其有屈服淮夷之功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戶

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
 曰頌之亦有規切之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
 也穆穆美之至也詩人以於穆稱天命稱文王又
 謂天子穆穆今魯人樂僖公而頌之故其辭極於
 美也敬也明也亦德之盛也既樂之故稱其德亦
 極於盛也至於謹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則信
 能文武則可以感格烈祖無有不孝則可以自求
 多福其規切之言歟謂有此三者人斯服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居虎臣在泮獻馘古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魯人為脩泮宮而作此頌詩意欲歸功於學校其言申復不已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曰在泮獻馘曰在泮獻囚曰在泮獻功曰集于泮林竊意當時必有服淮夷之事不然安得有此空言況不一而足乎案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傳曰謀鄆且東略也杜預曰鄆為淮夷所病故也然則僖公會諸侯于淮亦已見於春秋矣是時齊霸業漸衰城鄆之役亦因齊而罷故春秋不書服淮夷之事而僖公則奏凱而歸魯人以為有功也聖人存魯頌以申魯人之志蓋謂城

鄆之役不終失在齊而不在魯故也明明魯侯德之明也克能也攸所也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脩學校為先泮宮之役既作已足為淮夷之所服矣況矯矯有武之虎臣以征伐於外既能馘其所格者之左耳以告而善折獄如臯陶者又能辨其所當囚者以告則僖公之服淮夷為可信矣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過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話不揚不告于訕凶在泮獻功此章言僖公伐淮之師有功也曰濟濟多士則所用三軍皆君子人矣故能廣大其德心不為褊躁而于征則桓桓有威武狄遠也淮夷在魯東南雖



遠在東南之地亦烝烝而進皇皇而大不吳不喧
 譁也不揚不輕揚也不告于訕謂無以爭訟之事
 告于治訟之官者所以能有成功獻于泮宮也王
 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竊意魯用天子之禮樂故其學亦
 用王制故獻馘獻囚獻功必於泮宮也

角弓其觥束矢其搜色戎車孔博徒御無斃亦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觥弓健貌搜矢勁貌五十矢為束戎車則甚廣大
 徒御則無厭倦所以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果能
 益堅守此道則淮夷可以盡獲矣

翩彼飛鴉呼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九彼
 淮夷來獻其琛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永

鴉惡聲之鳥也以喻淮夷鴉聲固惡而集于泮水
 之木食我桑黹亦能改其鳴而歸我以好音宜淮
 夷雖陋服我泮宮之化憬然而悟皆來獻我以琛
 寶其實維何元龜尺有二寸之龜也象齒象所遺
 之齒也又納我以大賂其賂維何南方之金也魯
 人以淮夷之服必欲歸功於泮宮不為無說蓋魯
 禮義之國也僖公能以學校為先既脩之又視之
 既匪怒以教之又飲酒以序之故其所成之材如
 芹藻鳧葵之美而出征之士皆濟濟桓桓為君子

之人及其受馘論囚又必於是而告成功焉則淮
 夷之所以服者非以其兵力也以其國有禮義故
 也昔項羽嘗為魯公及垓下之敗魯獨堅為羽守
 漢欲引兵屠之以其守節禮義之國故不忍加兵
 以此知禮義之在人心者不可泯固天下之所畏
 服也是詩八章其七章賦其事而頌之卒章比也

閔

筆位下同

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閔宮魯廟也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故不書於春秋
 序詩者乃取詩中復周公之宇以為作頌之因故
 說者謂魯人之所願欲實則未能也夫常許皆魯
 地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即許田也魯桓公元

年鄭人以璧假許田魯遂許之莊公三十有一年
 築臺于薛是時尚為魯地然則魯之侵疆未能復
 者蓋有之矣是詩所頌禱之事不一而足而其大
 者則復周公之舊宇也詩人既以是為大故序詩
 亦舉其大以發之欲魯之子孫不忘此也然則是
 詩雖為頌而勸戒之意則與終南同也昔平王雖
 以周地賜秦襄公而襄公實未能取之至其子文
 公始伐戎而收其餘民終南之詩已美其能取周
 地卒章且有壽考不忘之語與魯人頌僖公眉壽
 保魯無以異終南則風有頌體閔宮則頌有風義
 正以勸戒之意同故也

閔宮有恤况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
 重直穆六種力穉微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閔深祕也恤清淨也實實固也枚枚辨也言魯廟
 而先姜嫄推本周家所由興也有姜嫄斯有后稷
 有后稷斯有周家有周家斯有魯國上美姜嫄德
 不回邪天用是馮依以生后稷謂履帝武敏歆也
 其生也無災害謂不圻不副也雖過滿十月而生
 不遲謂先生如達也其降之福則教民稼穡別其
 嘉種如黍也稷也先種之植也後種之穉也菽也

麥也稻也秬也皆百穀之類下國猶下土也分而
 言之以協音韻史克文勝之辭也以是為后稷之
 福蓋謂因是功而封之邠也以稷為纘禹之緒業
 蓋謂禹平水土之後稷以教稼穡繼之皆民所賴
 以生也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泰下王居岐之陽實始翦踐商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戒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都商之旅克咸厥功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邠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
 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
 丘民可為天子大王自邠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



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文王之受命實纘大王之緒謂繼大王之得民所以致天命之至也届至也天命既至故牧野之師上下無復疑貳無復虞度以為上帝實臨之敦治也謂政治商紂如林之旅能咸成其功也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惟一心所謂咸者如此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章言成王封魯之始也蓋成王封叔父周公於魯復留為三公故以元子伯禽往莅其國大啓爾宇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魯爵為公既方百里矣又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謂大啓爾宇也魯在周東故曰為周室輔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此章言僖公祀于廟之禮也僖公為周公之遠孫莊公之子也用文龍之旂四馬六轡耳耳然順而附於車輿言其盛也春秋之祀皆然既無解怠故無差忒也皇皇大之至也后帝謂天也言魯亦用郊禘之禮夫郊者以祖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祖配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魯郊之證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此魯禘之證也僖公亦用此禮故皇皇后帝繼之以皇祖后稷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以魯之郊禘為非禮史克不知其說則以為美也駢犧周所尚之牲也謂天必饗之宜得多福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羊毛魚蒲包戠側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周公皇祖則指

周公與魯公也魯人既以后稷為皇祖矣又言周公皇祖闕宮一廟皇祖並稱在魯無所嫌蓋魯用天子之禮樂魯廟即周制也魯人謂周公皇祖所以福僖公者以其奉祀盡其禮敬也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福設於角衡設於鼻敬之至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犧尊將將言其尊之美也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蓋象犧牛之形也周官封人祭祀有毛炮之豚說者謂爛其

毛而炮之也哉謂切肉羹謂肉汁不和之大羹與肉味有菜之釧羹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釧羹謂盛之釧器大房半體之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全烝謂全體房烝謂半體殺烝謂體解節折也萬舞干羽之舞也洋洋衆多也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孝孫指僖公也上章既言僖公之祀盡其禮敬此

章遂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謂孝孫之慶維何俾爾之國熾盛而昌大俾爾之身壽考而臧善保茲東方之土使魯國常若今日不虧不崩謂無毀壞也不震不騰謂無驚動也三壽謂大國三卿亦皆壽考與君為朋君臣之福皆如岡陵之高固也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亦通

公車千乘繩登朱英綠滕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三萬貝

胄直朱綬息廉烝升徒增增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

此章言僖公為國之盛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七萬五千人下言公徒三萬與此數不合者蓋千乘苟盡用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朱英以朱飾矛也綠滕以綠約弓也二矛重弓以備折壞也故凡置矛與弓皆有副也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胄以貝飾兜鍪也朱綬以赤綫連綴甲也烝徒謂進行之徒增增而益多也膺者服膺而不敢忘也懲者懲艾而不敢忽也承者莫敢當我也言魯不忘戎狄之患故懲艾荆舒而不敢忽所以夷狄莫敢當魯也案僖公四年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盟于召陵是時齊桓霸業方大故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伐荆楚羣舒乃楚之與國故曰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何也言魯雖周公之國亦不敢忘戎狄之患耳大抵子孫所為之善否人以爲祖宗之盛衰魯之郊禘亦非周公之自爲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以魯子孫之郊禘爲周公之衰則孟子以魯子孫之膺戎狄爲周公之盛何疑之有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蓋五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上章既言魯國之盛此章遂言國人稱願僖公長
 享其國也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者
 而艾則言僖公也髮白而復黃背有鮐魚之文皆
 有壽者之證也魯人既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
 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萬有千歲享
 眉壽而無災害所謂善頌善禱之辭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巖巖高也詹與瞻同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
 為望也龜蒙二山則在魯之境内故曰奄有案春
 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謂龜山之北田

也論語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蒙山
 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既有龜蒙遂極東之海邦
 皆淮夷之國莫不率從魯之命豈非魯侯之功哉
 或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禹貢徐州有嶧
 陽孤桐遂荒徐宅謂遂奄有徐戎之所居宅也魯
 之初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及是言海邦蠻貊及彼
 南夷皆率從其命莫敢不應而順之如二章所陳
 可謂盛矣辭或過夸亦以史克文勝故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社黃髮兒齒

此章首尾皆頌禱僖公福壽之辭則中間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亦為頌禱之言無可疑者純一也受福曰嘏始言天以純一之福錫公使之眉壽保有魯國也終言魯侯所以燕安於其國而有喜樂者以有令妻之助謂聲姜也有壽母之賢謂成風也上則宜於大夫下則宜於庶士眾而邦國之人皆知有其君上若僖公者可謂既多受祉矣所不可知者壽耳今公則黃髮兒齒前章所欲試驗之者今驗之果有壽證矣說者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豈非壽證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短是度待是尋是尺松栢角有鳥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亦奚斯所作孔曼萬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言脩闕宮之事也祖來新甫二山名松柏二山之所宜木也故斬斷之量度之使長短合於尋尺用以為榱桷施之棟宇狀如鳥然謂材良工巧故壯而且安也魯之路寢固已碩大矣未若新其所脩之廟奕奕然為尤大也所脩之廟乃公子奚斯所作謂公子魚也作謂主其教令而監護之屬



其工役課其章程詩人美奚斯之善其職故言其
規制甚曼長而碩大能順萬民之望也以此見僖
公之脩泮宮脩閼宮皆民之所願欲故二詩之頌
禱其辭甚美也是詩本八章斷以文義當分為十
二章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八

商頌

逸齋

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而太史公謂宋
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今
所存五篇皆言湯孫及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
知太史公信韓氏之為妄矣魯頌為僖公而作所
言皆美僖公獨閼宮略推美姜嫄后稷與太王文
武遂及周公魯公豈有為襄公作頌而不及宋可
乎說者謂其辭古奧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閼馬
父之言亦與今序合誠至論也或者乃謂周成王

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時魯僖公之元年始有
 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
 襄公之說殊不知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
 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荆及衡陽為荆州乃在南即
 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
 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
 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然則以
 荆為荆楚自商頌始孰謂周惠王時始有楚哉商
 頌聖人存之為一經之終與書秦誓同信傳而不
 信經非所敢聞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啓代武庚為商後十傳至
 戴公當宣王時其大夫正考甫乃孔子七世祖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時
 又亡其七篇以那為首幸那詩不亡後世猶得見
 祀成湯之詩也

猗於與余下 那與寘我鞀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格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

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亦萬舞

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

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竊讀商頌知古人之簡朴見之文辭者未易以章句文義求也如那之詩方歎其樂之盛多而止及於鞀鼓遂言感格中間方論鞀鼓管磬之音遽歎湯孫之美於後復論鼓舞嘉賓而以烝嘗終焉學者要當如讀盤誥不必以文義相屬識其大旨可也那之大旨在祭祀作樂能感格神人耳猗歎辭那多也首歎商之樂何其盛多邪然置我之鞀與鼓奏鼓之聲簡簡然大而不繁已足以衍樂我烈祖成湯則樂何以盛多為哉湯孫謂主祀之時王可以奏感格之效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此與夔之論樂以曼擊鳴球搏拊琴瑟為祖考來格之意同謂聲音之感格不以盛多為貴也次言鼓聲淵淵而深管聲嘒嘒而細與堂上之玉磬相依而皆和平足以顯湯孫之美名此與舜之命夔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意同謂非其人不能致樂之和也次言大鍾大鼓斲然而盛干羽之舞奕然而大而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豈不悅懌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也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卒言祀事非今日創之為也自古先民莫不温恭於朝夕而執事則恪敬也謂平居則朝夕温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祀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

祖考其尚顧予之烝嘗哉乃湯孫之所將奉庶幾其必饗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蓋謂以敬奉祀德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猶堯舜禹臯陶君臣盡道不敢謂己之能而曰稽古也然則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也或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所以首言奏鼓亦通是詩與周頌同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太戊湯之四世孫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商道復興先儒謂烈祖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也此篇大旨在奉祀之得禮比上篇差有次序其簡朴亦似之湯與中宗同稱烈祖不為異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格下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七羊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嗟嗟有歎息勞苦之意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謂中宗



爲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祐福也秩秩有序也申重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爾指主祀之君也言今及於爾之所其後未艾也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所謂差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言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而後行禮蓋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此之謂羹定亦曰和也羹既和則執事者駸至寂然無人聲故曰無言謂其講習既熟臨時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有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眉壽使我享黃耆之年無疆也約軹謂轂之飾纏約以皮而朱漆之也錯衡謂錯置文采於車之衡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鷩鷩金飾之盛也此言助祭之諸侯也其奉祀之物主祀之君執事之人助祭之諸侯皆得禮如此固足以格祖考而來享矣況我主祀之君方受天命溥而且將謂甚大也天方降之以康年使黍稷穰穰之多則祖考來格來饗降我以無疆之福必矣祖考尚顧我之烝嘗哉乃湯孫之奉祀也上言以假以享謂有以致之也下言來假來享謂可以必致也先言主祀次及執事次及助祭亦有次第至以天命自許而以豐年自喜恃其君爲湯之子孫謂祖考之必

顧亦簡朴之辭也是詩與周頌同
玄鳥祀高宗也

高宗武丁中宗之五世孫有飛雉之異懼而脩德
商道復興是詩止言商之所以興下及於孫子辭
簡而旨多信其為商之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尺志
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
假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河可

是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且為告神明之詩
理無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
篇論之詳矣後世以春分玄鳥至祈于郊禘正以
簡狄有馭卵之異故歆慕之若當時止用玄鳥至
之日祀郊禘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
玄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
如後世之詳苟無馭卵之異亦何必用玄鳥至之
日祀郊禘邪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玄
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禘是不知後世取玄鳥
之祥為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
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為天降也宅居也自

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是未居亳之前芒芒無定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自昔上帝命有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之君覆有九州而為之王也然則商之先后其受天命可謂不危殆矣是以至于武丁之孫子猶能以武王於天下所向無敵故曰靡不勝申言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甚言其有武也龍旂指諸侯大國之助祭者十乘言大國之多也糝黍稷粢盛也謂之大糝言大祭有大國之君奉承之詩人侈其事也邦畿千里指商之都也畿門內也謂城門內之地東西南北共方一千里其中徑三十一里有餘也畿內不特維民之所止肇始也彼封域極于四海之廣皆視京師為始所以四海來至者祁祁之眾也景山商都之望也春秋傳曰商有景亳之命殷武言陟彼景山衛風言景山與京蓋衛乃商之舊都也負謂周也商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詩人言四海之諸侯來至於京師如河水之周景山亦因山河以起興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詩人申言商之受命咸得其宜百祿之多皆能負荷蓋侈其事也以山河比天子諸侯又謂其君能負荷亦簡朴之意是詩與周頌同長發大禘也

禘之名義取其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又為四時之祭名祖之所自出為大則四時之祭為小也商以契為太祖之所自出乃高辛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圓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哲維商稱商之先祖多濬哲之德也濬深也哲智也有是德故發見於禎祥者亦為甚長也方洪水之未平也芒芒然無有疆域禹敷治下土而四方之外諸大國始有疆域由京師言之故以四方為外也幅邊也猶布帛之有幅也隕周也謂諸大國周於天下各有邊幅亦既長遠矣是時契之母有媯氏方大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王業也

玄王桓撥本末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

以契為玄王以志玄鳥之祥猶后稷之名以棄也古人質朴故有此稱謂桓撥謂有武斷可以撥亂也惟其有桓撥之才是以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通達雖無所不通達而能率循所行不越於禮也遂以是而視民民無不發而應之此其所以能敷教也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武之盛也至此海外之國又截然聽其命矣相土之事雖史失其傳詩

人之言聖人錄之可以為據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昭假古雅

遲遲上帝是祗時諸帝命式于九圍

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
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
湯之德何如哉以降已則不遲謂其遜志于學而
能務時敏也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脩罔覺也
湯之德乃與傳說之告高宗者若相似然豈說亦
有見於此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
惟上帝之是敬帝所以命之以天下使以身之德
為九圍之法也九圍九州也圍言其疆域也九有
言有九州也猶言皆為已有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衛旒何下同天之休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受小共恭下大

共為下國駿龐莫邦何天之龍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奴版不疎勇小百祿是總孔子

既言下國則小球大球為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
共為諸侯所共之貢何疑之有旒謂綴於冕者龐
謂犬之駿者古詩字多通用商人語質故取微賤
之物以喻下國亦以尊王者故也說者以綴旒為
旗之垂者則以為旂也既取附上為義不若謂如
玉旒之垂前后皆綴於冕不必以旒為旂也齊詩

以駿厖為駿駘則以為馬也既取享上為義不若
 謂如駿犬之獵得獸則歸其主不必以厖為駘也
 詩人頌成湯受小大國之贄有如五冕之垂旒是
 荷天之休福也受小大國之貢有如獵師之得獸
 是荷天之榮寵也湯既荷天之福又能保其福不
 競則無好勝之心不綽則無欲速之心不剛不柔
 則無寬猛之偏所以布政優優而和而天之所與
 之百祿亦聚而不散也湯既荷天之寵又能保其
 寵敷陳其大勇不可震動以有守也不可恐懼以
 有養也毅然以天下自任而天所與之百祿亦持
 守而不失也

武王載旆

具滿

有虔秉鉞

越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蘖

葛五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謂湯以武王天下載旆秉鉞以行天討旆言載載
 始也若所謂自葛載是也鉞言虔虔敬也若所謂
 恭行天罰是也如火烈烈言威武之盛如猛火也
 曷誰何也謂莫敢誰何也漢書作遏義亦通苞本
 也謂夏桀也三蘖旁生萌蘖也謂韋顧昆吾也湯
 有威武故桀與其黨昆吾韋顧三蘖皆不能遂其
 惡也九有之諸侯既截然歸湯於是先伐韋次伐
 顧次伐昆吾與夏桀也檀弓言子卯不樂說者謂
 桀以乙卯亡左氏傳魯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

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以此知湯同日殺昆吾與夏桀也鄭語曰祝融之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然則昆吾韋顧與桀同惡者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佐右又商王

此時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為商之中葉也葉言其世也震動也業危也湯未興之前國弱故震動而危懼也允信也至湯信為天所子故降生伊尹以為卿士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實佐佑成湯以商而王天下也此詩為禘而作伊尹以功臣而與祭故卒章及之盤庚之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功臣與祭其來舊矣是詩七章或賦或比而頌之

殷武祀高宗也

玄鳥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也意商頌作於高宗之子若孫故祀高宗為不一玄鳥則美高宗之中興以有祖德故也此詩則直述高宗中興之盛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規面入其阻莊裒蒲荆之旅有

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雖訓疾亦有鞭笞天下所向無敵之意以殷武
 為言謂商王之有武者莫若高宗也武丁孫子猶
 曰武王靡不勝況武丁乎宜其奮然伐荆楚之國
 深入其巢穴乃哀取荆旅之所截然盡平其地語
 高宗之功誠無愧於為湯之孫也蓋湯既以武而
 王而高宗亦能之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然則高宗之伐荆楚可謂不苟用兵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啼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此章美高宗既平荆楚因思湯之盛也謂女荆楚
 亦近居國之南鄉耳昔者我祖成湯雖氏莫遠在
 西域猶莫敢不來享謂貢獻也莫敢不來王謂世
 見也此乃商之常禮荆楚何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壁下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稼穡匪解懈

此章美高宗荆楚既平諸侯畏服之多也來辟猶
 來王也謂天之所命列辟之諸侯可謂多矣凡禹
 所治之地無非諸侯之國都也今皆以歲事來王
 於商勿謂我有禍患適罰及於女也女能以民事
 為重治其田野之稼穡則可以免咎也其後周成
 王諸侯來助祭遣之之辭曰如何新畬孟子言天
 子之巡守亦以土地闢田野治與土地荒蕪為賞

罰之首皆此意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此章美高宗能體天人之心以賞罰諸侯監臨也
嚴畏也謂天命之臨固已可畏矣而民有尤可畏
者以天之視聽在於民故也高宗能畏敬天人賞
必當功不敢僭也罰必當罪不敢濫也怠解也遑
暇也高宗用此賞罰兢兢然不敢解緩所以能命
下國之諸侯而大建我商家之福也古之明王爵
命諸侯賞善罰惡亦此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
商邑商之都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禮
遜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
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
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高宗享
國五十九年而其後歷世尚遠詩人之言亦驗矣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短是遷方斲陟是虔松栢
角有挺連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此章美高宗內外無事脩宮室而享其逸樂也景
山商都之山其地宜松柏丸丸圓而直也自伐斲

與遷徙及方正而斲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松
 良材也故以為榱桷則挺而長以為眾楹則閑而
 整王寢既成居之甚安以見終於逸樂也周宣王
 中興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詩人亦以乃安斯寢
 美之然宣王之詩列於變小雅而高宗之詩乃列
 之於頌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愧故不得為
 正雅而高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周頌並隆
 聖人刪詩寓褒貶於雅頌且以是為一經之終其
 旨深矣是詩六章皆賦而頌之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九

附說

逸齋

釋十五國二雅三頌名

周召

周本作鄜黃帝次子昌意之後姬姓之國在岐山之
 陽姬水環流故曰周其國已亡於夏商之間后稷始
 封於邠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實鄜之故地省文曰
 周召或作邵顏師古注漢書凡引召南皆作邵南豈
 古字多通或省文為召邪黃帝之後本封於鄜其國
 既亡故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召即
 薊也後改為燕故太史遷謂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



然則薊之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耳或曰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更封召公奭於薊為燕猶封微子於宋以繼商後也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之庶子信如其說則周公召公蓋兄弟也成王封周公於魯既以元子伯禽代之而留周公為師則封召公於燕亦必以元子代之而留召公為保矣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蓋二公分陝而治周公居東既為洛陽則召公居西即今扶風雍縣有召亭是其地也周公食采於周召公食采於召故曰周公召公雍與洛皆周之中土而其他實行於南國故曰周南召南然則孔氏以岐陽為周南呂氏春秋以為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作候人之歌實始南音周公召公取法焉皆非其實矣

邶鄘衛

邶本又作邽晉書作胙如石勒初名胙及胡部大張胙督是也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衛本姬姓之國武王伐紂以其地封武庚成王時管蔡挾武庚以叛遂以餘民封康叔於衛意邶鄘亦同時與衛分守商之遺民其後皆為衛所有邶古作邽邶即省文也鄘古或作庸庸即省文也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泰山之阜瀟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禹貢恒衛既從鄭氏詩譜云北曰邶南曰

鄘東曰衛今以地理考之多不合未知孰是

王

說者曰風土之詩曰風朝廷之詩曰雅宗廟之詩曰頌十四國皆有風土之詩豈王者所都之地獨無風土之詩乎故曰王國風或以王風為東周之詩二義與舊說不同姑存之

鄭

周宣王封母弟鄭桓公友於宗周咸林之地今永興軍鄭縣是也及幽王敗於犬戎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卒取虢鄆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今河南新鄭是也又為開封之故地此鄭與新鄭之別也

齊

武王克商封太公呂望於營丘太皞之後爽鳩氏之墟因其地有天齊山遂以為國名至成王時周公廣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于南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為五百里之國今泰山之陰淄濰之野在封域之內

魏

魏為晉所滅今陝州平陸有魏城是其故地後以封畢萬左氏以為魏大名也蓋取象魏之義然象魏古或讀為巍莊子所謂魏然而已即巍之省文也方言

自關以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者謂之魏則是魏者取其細也然則讀爲魏則訓大讀爲魏則訓細後人相承以魏爲大固未嘗考此也

唐

唐本作鄜帝嚳封堯爲鄜侯在并州平陽至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故謂之晉陽至子熒遂改爲晉今晉州是也左氏傳曰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夏墟今晉陽是也在禹貢太行常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

秦

秦伯翳之後周孝王封其裔孫非子於秦邑即隴西秦谷是也今隴州汧原乃秦之故城至五世孫襄公救犬戎之難平王錫以岐豐之地西周之故都也

陳

周武王封舜之後媯滿於伏羲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其封域在豫州之東今之陳州是也

檜

周武王封祝融之後妘姓於鄆爲子居溱洧之間即溱水以名其國字書溱洧之溱多書作澗今滎陽有古鄆城或疑鄆與鄆字相近故誤作鄆今又轉而爲檜案左氏傳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鄭語

云幽王之世桓公謀滅虢檜鄆仲恃險則鄆與檜古蓋通用矣

曹

曹本顓頊孫陸終之故國因漕水而得名其後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為伯在魯衛之間濟陰定陶是其地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今廣濟軍是也傳國二十三世至於伯陽為宋景公所滅

豳

后稷始封於邠今鳳翔武功邠城是也邠亦作釐又作豳公劉遷於豳今邠州栒邑豳亭是也豳亦作邠太史遷以公劉為后稷之曾孫班固人物表亦然且夏太康為啓之子則謂公劉為太康時遷於豳於理可信而漢婁敬乃曰周之先自后稷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則是公劉與桀並世其年之相去為甚遠遷固作史考據必精婁敬一時之言豈足惑哉

小大雅

小雅或作宵雅學記曰宵雅肆三宵小古字通用故小人亦曰宵人大雅或作大牙亦古字通用書有君牙禮記作君雅

三頌 三毫辯附

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多出周文公之手題曰周頌

以別魯商耳不然詩三百篇除商頌外皆周詩也何
 獨頌哉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於少昊之墟本名魯
 故曰魯公曲阜者魯之隴阜委曲長七八里遂以為
 邑號即今之仙源縣隸兗州其封域在徐州之北大
 羽之野國中有大庭庫豈大庭氏亦居此乎魯之有
 頌猶費誓也或者微見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邪契
 始封商於之地今商州商洛縣是也地有商山因是
 得名自契至湯八遷湯居亳而為亳者三北亳即今
 之拱州考城是也古謂之蒙莊周蒙人也漢謂之薄
 蓋漢書多借同音字通用故以亳為薄也南亳即今
 之南京之穀熟是也南京古商丘豈湯以商丘之名
 同於始封故遷之歟西亳即今之西京偃師是也說
 者以為湯居西亳至盤庚自河北徙於北亳而孔氏
 詩正義取皇甫謐之說乃謂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
 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
 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今
 以經傳考之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帝嚳之
 後帝嚳之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
 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故國在今拱州之
 寧陵考城乃其隣邑則湯次居北亳故使亳眾為之
 耕也左氏傳曰湯有景亳之命今景山在拱州楚丘
 舊屬南京則湯最後居南亳受命而有天下也然則

三亳皆為湯所居謚論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為盤
 庚所徙誠考之未精也且殷以澠水得名澠隱同音
 古澠水縣乃今陳州之商水縣是也亦近南京書言
 盤庚將治亳殷又言盤庚遷于殷則盤庚所遷亦南
 亳或北亳耳況書言作惟涉河以民遷說者謂南渡
 河則非偃師明矣立政曰三亳阪尹說者謂湯舊都
 之民來歸文王分為三邑以處之其長居險故曰阪
 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非謂三處皆有亳名
 也古之帝王惟商不常厥邑自契至湯既八遷三亳
 之外他不可考仲丁遷于囂今河南教倉也河亶甲
 居相今相州也祖乙居耿今河東皮氏也盤庚五遷
 乃治亳殷餘亦無可考據然則詩所謂自彼殷商咨
 汝殷商則兼商山澠水而言之書曰商書頌曰商頌
 蓋本契之始封而稱之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三十

廣詁

逸齋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古春秋無通義故即詁也
字有異訓異音文義可一者亦既一之不可一者
具疏于後

風雅頌字有異音

南亦作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詩燕燕
凱風泮水皆南字與心字協韻後人多倣之
風亦作孚音切詩綠衣烝民皆風字與心字協韻
後人亦多用之

雅亦作阮古切揚雄趙充國贊雅字與虎字協班

固東都賦雅字與武字協

頌亦作餘封切漢儒林王式傳容禮甚嚴魯徐生

善為容皆書作頌此類頗眾蓋古字通用也

詩字同音訓皆異

各取經一句為例餘當以文義各從類而讀不復

悉具

風風也並如字風化也選不可選也如字擇也又施施于中達如字

下以風刺上音諷諫也舞則選兮雪戀切齊也施設也又施于中

谷以政相金玉其相質也如字相御以御于家邦如字治也祭可以奉

切延也木在爾室息亮切視也御百兩御之五嫁切迎也祭祀如

字祭也祭仲諫土下土是冒地也如字齊思齊大任如字同也有厭有

側界切姓也徹彼桑土根也音杜齊齊季女側皆切敬也厭厭

其傑如字足也厭浥行露于葉純文王之德之純如字一教以教以遊五

切濕也厭厭夜飲于鹽切安也純也白茅純束音屯聚也教以教以遊五

交匪敷五數不以勝備數如字位也軍旅數起色印人涉印否五郎

報切傲也數角切類也心焉數之所主切可數也印切我也瞻印吳

天音仰望也顯顯印印五郎切盛也敦王事敦我如字迫也鋪敦淮濱如字厚也敦彼行

堅音雕飾也敦琢其旅亦當音雕從文義也亟亟用兵欺異切數也邪思無邪音斜不正

舒緩也遠誰謂宋遠如字遠近也遠猗綠竹猗猗於宜切盛也猗重較

切偏附也猗籀其也妻弗曳弗妻力俱切弊也出我出我車如字發也匪

枝於可切柔弱也式居妻驕力住切數也出舌是出尺遂切出之曰

出飲既飲言酒如字飲酒也既食年食無餘如字飲食也既先不自我

在前也尚或先之去鳥鼠收去如字離也欲銷覃葛之覃兮徒含切延也

蘇薦切先之曰先去之起呂切去之曰去以我覃報以再切利也莫

祝之如**弔**不弔昊天如字卹也假哉天命古雅切大也假樂君子

或聖或否方九切非也**假**音格至也湯孫奏假音格感也

未知臧否音鄙惡也**維**曷不肅維音擁蔽也**苗**于此苗畝側其切田也

告祭柴望如字祀也助**復**復文武之竟土如字還也復**勞**知臣下之

若也勞歸士力**來**子寧不來如字往來也職**守**守成也如字守其成也

報切勞之曰勞**弁**小弁步干切樂也**貢**貢然來思彼義切

有聞無聲如字名聞也令**平**終和且平如字和平也平**茹**柔

云切**丁**椽之丁丁陟耕切聲也**昭**昭於昭于天如字明也率**涼**涼彼武王音諒信也涼

茹之音汝納也來咨**昭**見昭考時昭切召也**適**叔適野如字適往

來茹如預切度也**爾**天保定爾如字汝也彼**說**我心

適庶**摻**摻執子之祛所覽切攬也**爾**爾伊何乃禮切盛也**害**無苗無

則說音悅喜也說于桑田始銳**僭**僭始既涵如字進也以**害**害如字

患七音辭害否**朝**朝齊于西陟遙切旦也**錡**維錡及釜其錡切三足金

戶葛切何也**朝**翟弟以朝直遙切見也**錡**也又缺我錡巨宜切鑿金

屬**母**母氏劬勞如字父母也**樂**鍾鼓樂之音洛歡也送**還**還子授

也**母**母發我笱音無禁止也**樂**之以禮樂音岳器也**還**子之聚

兮如字復也子之**行**真彼周行戶郎切列也我獨南行如**卷**不可卷

還兮音旋周也**行**字去也示我顯德行下孟切德也**卷**也眷劬

切卷舒也有卷且**躄**小子躄躄其略切躄也躄**乘**乘彼四駱如字騎

阿音權卷曲也**躄**躄王之造居表切武也**乘**也駮彼乘黃繩證

切四馬**信**無信人之言如字誠也**捄**有捄其角如字角貌**肺**自有肺

曰乘**信**不我信兮音申伸也**捄**捄之陔陔音俱藟也**肺**腸如字

臟也其葉肺肺**佗**委委佗佗待河切和易也**養**中心養養如字不能定

普其切盛也**佗**予之佗矣音他謂他人也**養**也孝子相戒以養也餘

尚切養**獲**八月其穫如字刈也整**遺**棄予如遺如字忘也莫**提**歸飛

之曰養**獲**居焦獲音護地名也**遺**肯下遺惟季切及也**提**提提

是移切羣飛貌好人**彭**行人彭彭必旁切多貌**薦**於薦廣牡如字進

提提如字安諦貌**彭**出車彭彭如字張盛貌**薦**也天方薦瘥徂殿

切重**斲**思無斲如字厭也耗**鮮**鮮我方將息淺切少也**難**其葉有難

也**斲**斲下土丁故切敗也**鮮**魚鼈鮮魚如字新也**難**及多切盛

也天難忱斯**央**和鈴央央於良切中節也**青**綠竹青青子丁切盛也

如字不易也**央**旂旒央央音英鮮明也**青**青青子衿如字色也

蓼子又集于蓼如字草也**澤**彼澤之陂如字障也其**亶**亶亶文王音

在亶音門**蓼**蓼彼蕭蕭音六長貌**澤**耕澤澤音釋土解也**亶**尾勉也鳧鷖

水絕也

詩字音同訓異

皇

四國是皇正也皇矣上帝大也思皇多士美也

極

永錫爾極中也昊天罔極窮也畏不能極至也

夏

四月維夏時也不長夏以

革大也肆于

戎

殄大也戎雖小子汝也

肆

肆成人有德遂也肆于時夏陳也是伐是

肆縱

公夙夜在公公家也

烝

文王烝哉君也烝我髦士進也烝然罩罩衆也

那

有那其居安也倚與那與

多也

虺

虺其雷暴也

征

王于出征伐也而月斯征往也

時

維其時矣及時也神罔時怨是也

我將我享奉也

印

印有旨苔高仰也維王之印病也

斨

古之人無斨厭也庸鼓有斨盛也共小共大

念彼共

令

我無令人善也自公令之使也

澤

川澤訐訐川也恩澤乖矣與子同澤褻服也

定

定之方中也星也麟之

也

堅

頃筐堅之取也民之攸堅息也

駿

適駿有聲大也駿奔走疾也

襄

兩服上襄駕也

允文允武德也履

夷

昆夷駘矣戎也

艾

凡詩言艾皆當五蓋切字書本有二訓一草名可以治疾

義

儀

樂且有儀容也無非無義改音刈

矢

永矢弗諼誓也以矢其音陳也

特

公武

寡此孤也求

微

微我弗顧無也中國微矣衰也彼月而微虧也

戾

亦維斯戾罪也無競維

厲王之烈暴虐也二之日栗烈寒凜也如火

烈

烈烈熾也南山烈烈寒同憂心烈烈火同

之

維鳩居之語助也之子于歸是也

求思語助也思

止

亦既見止語助也攸介攸止居也淑慎爾止容也止于丘隅息也

爾

而成其志爾語助也百爾君子汝也

斯

彼何人斯語助也

忘

抑磬控忌語助也胡斯畏忌憚也不妬忌疾也

猗

河水清且漣猗語助也綠竹猗猗盛

也倚與那

茨

蔕茨揭揭亂也

穀

播厥百穀禾也

服于周

載

載沈載浮則也文王初維

維

維天之命發語也

抑抑威

亦

亦傳于天發語也

式

式微式微發語也不聞亦式法也式穀似之用也

何

何斯違斯

以穿我屋

伊

伊假文王發語也

爰

爰居爰處于也

謂以物也

伊

伊誰云從爾也

爰

有免爰爰緩也

胡

胡得焉何也胡考之寧老也

標

標有梅落也寤

莫

維葉莫莫成就也

車

車服不繫其夫如字

妃

后妃之德也如字

兩

兩服上襄如字

王姬之車尺奢切

如字

如字

喪其妃耦焉音配

音配

葛屨五兩音亮

通志堂

惠此中國如字虞左執翽徒刀切值其其夜如何其音基彼其

字通用

猶匪大猶猷秩秩壹民德一其儀詹六日瞻民具

屢爾僕婁婁豐甫吉甫父家父嘯其嘯歎歎矣

庸庸鼓鏞賁鼓昆西有昆混昆夷且匪我徂思且徂斯徂

字借用

匪鷓匪鷓鴣為鷓鴣詒爾多福為詒為國之基隊矣為隊

墜樂爾妻為墜帑為帑陟降厥士為士為龍為光為龍

何人不矜為矜不夙則莫為暮以我齊明為齊豈

弟君子借弟為悌於乎不顯借於為鳴昏椽靡共借昏

為下國駿厖借厖不知其郵借為呼維其卒矣借卒

伴奂爾游矣借伴為洋倉兄填兮借倉為愴碩大且卷

漸漸之石借漸既醉大平也借大黃者台背

幅隕既長借隕不吳不敖借吳誰能亨魚借亨

衡從其畝借衡為橫害澣害否借害汎汎其景借景

天天是椽借天聊樂我負借負百祿是何借何

取妻如之何借取召伯所說借說勿予過適借適

復文武之竟土借竟子之湯兮借湯縣縣其庶借庶

奄觀銍艾借艾

重言通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赫赫明明王命天命鄉士命同穆

穆文王穆穆魯侯天子諸桓

桓武王桓桓于征。○嗟嗟烈祖嗟嗟臣工。○穆穆
 皇皇烝烝皇皇。○文王小心翼翼仲山甫小心翼翼
 翼。○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疊疊文王疊疊申伯。君臣同悠悠蒼天悠悠我思。○
 視天夢夢視爾夢夢。○昭假遲遲行道遲遲。天人同冬
 日烈烈如火烈烈。日火同秋日淒淒風雨淒淒蒹葭淒
 淒。日風雨同雨雪浮浮江漢浮浮烝之浮浮。雨水同祁祁
 如雲與雨祁祁被之祁祁采芣芣祁祁。雲雨人衆同洪水芒
 芒宅殷土芒芒。○河水洋洋牧野洋洋。水土同滔滔江
 漢武夫滔滔。○秩秩德音秩秩斯干。人水同明星煌
 煌檀車煌煌。星車同桑者閑閑臨衝閑閑。○噦噦其

冥鸞聲噦噦。人車同濟濟多士四驪濟濟。○王旅嘽
 嘽嘽駱馬。人馬同君子陽陽龍旂陽陽。人旂同胡不
 旆旆荏苒旆旆。旂穀同聽我藐藐既成藐藐。人屋同犧
 尊將將應門將將。器屋同奕奕梁山奕奕寢廟四牡
 奕奕。山屋馬同鸞喈喈鼓鍾喈喈雞鳴喈喈。車樂禽同無然泄
 泄桑者泄泄泄泄其羽。人禽同其泣嗶嗶鍾鼓嗶嗶
人樂同降福簡簡奏鼓簡簡。福樂同鳴蜩嘒嘒鸞聲嘒嘒
 嘒嘒管聲。蟲車樂同行人儻儻儻儻俟俟。人獸同麇鹿濯
 濯鈞膺濯濯濯濯厥靈。獸物同降福穰穰豐年穰穰
福歲同緜緜瓜瓞緜緜其瓞。瓜木同維葉萋萋葦葦萋萋
 重言字同音訓異

詩補傳卷三十

通志堂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釋也條革沖沖勅垂也厭

厭於鹽夜飲安也厭厭其苗足也君子陶陶遙

樂也駟介陶陶徒適也鱣鮪發發補盛也飄風

發發字如疾也維葉莫莫字如成也君婦莫莫陌靜

也

重言字異音訓同

八鸞鏘鏘鸞聲將將並七羊切聲也獨行裊裊嬛嬛在疚並音

瓊獨也

重言音同字訓異

八鸞瑒瑒八鸞鏘鏘聲也八鸞鶴鶴金飾也並七羊切

嬛嬛在疚獨也

詩重名

柏舟邶鄘

谷風邶小雅

無衣唐秦

黃鳥秦小雅

甫田齊小雅

白華小雅正變

杖杜小雅唐有杖之杜

揚之水王鄭唐

羔裘鄭唐檜

詩補傳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言補傳卷三十一

三十七

詩補傳卷三十

七

吉士

